

嗚呼「大和魂」！

鄭伯奇

日本國民，至日本有識之人士，都常把日本軍人形容得勇武高強，好像是世上惟一的一特別人種。許多淺見的西洋人也隨聲附和。因此便把日本軍人神話化了。不錯，明治時代的日本軍人中是有過不少的私人。但就戰前後的私人和動機分析觀察下來，值得提議大排特排的究竟能有幾人呢？是問題。還自然是隨外間的話說，不過在「惡日」一節未根絕的「惡日」實有許而謂之的餘孽。本文的目的既不在此，姑且舉一兩個例來作罷。

大山巖是日本戰爭的名將，也是被他的活著控告，說他欺騙不償代價的獨金。日本橫濱衛是日海軍重要政治家，却因受獨衛的政子門子公司的賄而被迫下台。幸內田中義一辭職後，生田中義一也對其發生重大事件而視死如歸。最近可更進一步了。具體的表現就在「禮子」的政說政治的意義，這當然是一種義，軍部中各派的暗鬥實是促成政說變化的原因。詳細的情形，這裏也無暇重述，只將本，本莊、安時，那些九一八事變曾經大活躍的人物就此下台，暗鬥的激烈可想而知了。以後的「實垣內閣」的流產，林內閣的離產，也都是日軍部內暗鬥的具體表現。

承平時期的日本軍人生活的苦難常常是小說的題材。外國間諜利用這點來向日本軍人活動，是不能免的事。而且日本軍人在金錢誘惑之下出賣軍事秘密雖非絕有，記得名者的學生時代。大山巖的姪子，曾因盜竊軍用地圖被捕，與國諜案。這樣的有情還有過幾起不多。這次在梅軍人赤池雄等出賣軍事秘密，也是偶然洩露出的事件，像這樣的案件決不止此而已。

申報記者認為「其犯罪事實，更足證大和魂之破產」。對於日本軍人的一點宣傳太過的影響。我們不必去找日軍人的犯罪的威嚇性的事件，才發出「大和魂破產」的歎息。自從一九一八以來，所謂「大和魂」在中國國土上一切因暴舉劣人而不光明的行爲，不是都已證明了所謂「大和魂」是什麼嗎？

「大和魂」是什麼嗎？

力量日本自己表現可憐，在各方面表現可憐，這是「大和魂」。一些淺的這個所謂「大和魂」現在日本已經由弱國民族變成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強盜了。大和魂也就跟著變了質。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滬西新報」的一通通訊中，曾這樣斥責道：

「前幾天，敬發機務南車站，死傷無算。早八點，死者發覺。早已各國記者強搶爲轟轟赫赫中國駐兵。騰爲結垢。昨天敵國人發覺人又謂西藥有華軍傷者，乃加乘機，外報記者如以染病，染病如砲兵乎？乃面紅耳赤，更惡者若，其『大和魂』，『大和魂』的內容是『發掘獸性』。這是種可惡的質的變化。而日

什麼是毒氣

1

常識

顧均正

問：自從中日戰事發生以後，大家都說敵人要用毒氣，現在南口的戰役中，敵人確實已用過毒氣了。現在我要請問你，這所謂毒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答：毒氣是一個非常籠統的名詞。凡是接觸人體，尤其是呼吸、器官，能使人在生理上發生不良影響的各種物質，都可以叫毒氣。譬如麻痺用的哥倫的蘇素，作爲燃料用的煤氣，動物體腐敗時所發生的臭氣等，都是。然而在軍事上所用的毒氣，却有其特殊條件，而上述的哥倫蘇素，煤氣，臭氣等，其性質雖然確足以殺人的，但因其不具備軍用毒氣的條件，所以毫無軍事上的價值。近來大家在文字上口頭上所說的毒氣，就是專指這種軍用毒氣，而不是指普通所說的毒氣。

問：這所謂軍用毒氣又有些什麼東西呢？

答：那個所謂的問題，叫我很難回答。但是我首先要告訴你：軍用毒氣不一定是氣體，此外液體和固體都有。所以有人嫌軍用毒氣這個名詞太不妥當，而叫牠「化學戰劑」。原來最初在戰場使用的化學戰劑是氣，氣是一種氣體，所以當時就給牠定爲毒氣，到了現在，因爲沿用已久，一時改不過來，所以大家依舊叫牠爲毒氣。好在單一個「氣」字，普通不值指真正的氣體，就是由微細液體的毒氣，在使用時也的確造成了霧，那對於你這個籠統的問題，我也只能用籠統的話來回答你，那就是毒氣，毒霧，毒烟。毒氣是真正白晝，毒霧是液體，毒烟是固體。若是你要更明白軍用毒氣是什麼東西，那你就得明白作爲軍用毒氣的條件。

問：那末軍用毒氣的條件是什麼呢？

答：軍用毒氣的條件很多。現在我只能把主要的幾種說說。第一，要毒性強烈，在低濃度時即能致人於死。第二，要比空氣重；第三，要容易化；第四，要沒有臭味；第五，要沒有臭味；第六，要化學性穩定；第七，要能大量製造；第八，要原料價廉。本國有充分供給。

問：第一要毒性強烈，那自然是不用說的，但爲什麼要比空氣重呢？

答：毒氣若是比空氣輕，末末在施放一點後，牠就須向上昇空，對於地面的敵人，就一點也不發生作用了。譬如煤球爐裏所生的一氧化碳，牠的毒性也很強，可是那天開在一個小房間裏生煤球爐散氣，常有煤毒的事體發生，就是因爲在廚房中，我們天天在生煤球爐，我們雖然天天補到這種毒氣，卻不大聽見有人死過。還就由於一種氧化碳比空氣輕，不充氣流通的地方容易向上飄散，而不能使人中毒了。

展開我們的文藝戰綫

10

士到英荷的黨派作爲中心題材的。戰時文藝是把陸空軍將士們英勇的黨派作爲中心題材的。這自然不是十二分應該，而且也是十二分必要的，而我們今日之戰是悲慘六年之久鳴鶴道的神聖的自衛戰，我們只覺得我們還沒有把英荷的戰艦充分地描寫出來，也還沒有把英荷的駐軍的部分形容於筆端，例如放炮出師的役，砲場的爭奪戰，以及最近我們一營人在黃山的殉國，到目前爲止，我們的作家們在這方面的成爲什麼呢？我想這原因也不止一個，第一，文藝作品銷路不同於新聞記事，我們得到文藝的表現，那未免太苛求了一點；在次，材料是開拓的，且不勝應用，而我們的作家們現在也還沒有充分的機會去特地收集，例如訪問窮苦與被虐的士及參戰陣地；而再次，則因爲我們文藝的作家非常缺乏戰地生活的行旅，這在以生活重疊視能第一義的現實主義的我們，自然要提筆寫這些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尤其是我們，但是我們是處在一個不容客許我們從容準備了再來學習的時候，我們自己固然必須隨時隨地刻苦學習，刻苦教育自己，把自己準備得立刻應付的要求。我爲我們即使不能同時工作以應戰時的要求，但有了 enough 的間接的材料時，正也不大膽來寫到英荷的黨派，我覺得這一篇篇爲主而再撰些補充，是很可以寫成一篇作品的。

其次，要使我們的文藝能在抗戰中盡極盡盡的任務，則以爲單單把我們將士的英勇壯烈作爲中心題材是不够的。我們必須把敵人的殘忍人道的暴行有力地暴露出來。敵人的空軍轟炸了南車站炸彈的數千顆，擊炸了松江車站上的難民列車，轟炸了敵軍區域城的新北新等鄉鎮，敵人在揚柳浦區域軍事區域的北，扣住了三四千人的武力壓迫使爲服役；敵人在炸戰以外的暴行是不勝屈指的！歌頌我們的英勇壯烈可以使人振奮，欲仰，堅決其必勝的自信心，但是暴露敵人的慘絕非戰鬥員，絕人道的，也正所以加強我們民族的激憤，使民衆更加認識我們的戰不但是爲自衛，且爲全種除暴誅逆！

漢奸活動也應當作爲文藝作品的主要題材。我們需要在文藝上展開反漢奸戰。我們要描寫各色各樣的漢奸，寫他們人民活動的方式。寫他們可以成爲漢奸。我們要使民衆讀了我們的作品能夠明白爲什麼民衆要納多半命去殺漢奸，爲什麼漢奸明明在民衆面前而民衆不知道。

這些都是和戰直接有關的題材。此外，亡國後的朝鮮民衆，台灣民衆，如何受壓迫，東四省的同胞在六年來如何求生不得死不能，敵人如何用毒化政策來消滅我們四省乃至冀察的同胞。這一切，我們追過去沒有在文藝上表現得足夠，現在也應當拿起來寫了。

展開我們的文藝戰線罷，也！從抗戰將士的英

前綫歸來
(二)

郭沫若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丁間起來，因為是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攪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挑擔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為我們的士兵多是衝前口的，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學生在上海租界裏過夜，坐在上海的人，如要過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飛躍發動時的困難生活體驗復活在眼前就是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

街道上的片隙地，有一株楓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那一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開工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鉄布衫的二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十幾分活潑，動作異常精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瘦而向廣的空間，面孔忠厚，有一幅發展隨可見的村樸典型。還有一位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母親

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當差。然而，這兒的人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的。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水，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我經過了一番艱戰，治癒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點本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燒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

我們

要

抱

定

國

存

與

也不止是北新涇轟炸一事。從日本成了侵

西丁。
嗚呼「大和魂」
(一九三七、九、

請給抗戰時期的知識食糧

——開放和增設書報閱覽室——

在抗戰時期，知識的需要，是加倍的需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而青年們限於失業失學的關係，經濟的力量允許把所有在抗戰時期的報紙刊物統統看經，但是也不能因循我的關係就不看，因此我為我自己的夥伴，讀者，我有同感的那件，請大家見諒心會和上的文化界熱心家，開和增設書報閱覽室，以應青年們一些抗戰的知識要求，我想，這也是救亡工作中的一件小工作吧！具體的意見：

一、中華教社的圖書部（我不知的是否開放致此）即立刻改為圖書館，開放出來；二、夜林路的國際圖書館，即期開放或另闢一小間為醫藥院（現在作為貧民醫院）三、安全區的書店裏閱覽室，即期開放或另闢一小間為醫藥院（現在作為貧民醫院）

淞滬抗戰一月記

（八月十三日日軍藉口虹橋事件，突於晨三時及青雲樓一帶橫掠橋以上還擊，直至十一日開始進攻，從此正式展開了淞滬二次抗戰的序幕。下午五時許，日軍由江灣路進犯，同時寶山路天通庵路亦被直接佔領，下午五時許，日軍以燒夷彈向我總匯處炮轟，我軍於敵密集處砲火下，奮勇衝鋒，遂佔領架道場。）

八月初十四日晨三時零分，我軍自北四川橋飛帶反守為攻，向天通庵日兵營及瀋陽邊日陸隊進攻。晨九時許日艦隊聯令部通知租界，如有損害租界之事務，不負責任，十時許日軍水上飛機三架，自浦東起飛，向初而飛去，江果趕向車台第一次派出正式迎擊，以飛機五架，下午四時三刻，我機兩架，壓部受敵擊斃，發有兩彈，我軍進抵北四川路。敵路亦被日軍佔領，並進攻吳淞。

六、圖書館本當急，但亦可徵收每人銅板一枚之閱覽費，一方以統計，同時對訂購物，亦不無小補。

七、安全區創設書報室。在安全區，熱心志士救亡團體，

陳熙

八月十三日)日軍藉領八字橋。
(八月十四日)晨二時
海駐

滬英總領建議：劃
爲「中立區」。

[illegible]

錢，但老媽媽說不
媽媽說不要，小姑
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
說有三首。我說，可讓

得花草搖動，有
一抹秋陽，花紅

了。這小河，水是活的，那細長的小魚，是三寸，在離水面不遠的地方跳舞。那活潑的鴨子，也不過，我聽話牠們不要。牠們有誰牠們的？不過，我出了店門。應當杜絕了，便從一條倒向原野裏走去了。

四 已經是達到成熟時候了。
見玉獨寒，動了食慾。王獨寒是我最近喜愛的東西，鮮嫩的玉獨寒，不論乾醬油或煮食，但不至要發酸白，白滋味實在是在够人領受。今年一直還沒有得這玉獨寒的機會。

五 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牛花，都是一樣的顏色。
這是只知道有的，不知道有甚麼意思和的，一萬個清淨的喇叭，齊向着天奏着朝韻。

六 這小兒，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說我幾年友人是幾個人，他說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七 其實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記得我的多，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他們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里，剛走到門口，驟然除地飛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八 轟隆……轟隆……連炸了二十幾響。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朋友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說我幾年友人是幾個人，他說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九 就家明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言。
「雷聲轟炸後，睡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浪花映日紅。馬驚山無礙。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樓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明遠在窗寫到這兒。」

十 外室看見我已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我於是將那首五言給了她。她說：「我於是將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句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姓名了。
明遠是督糧官的。『送

7

杜重石

姑娘倒佔揚州調加對白)

唉呀，我的娘。走上前，拉着了，我娘親的衣。真不叫哭的。到如今，特爲娘，慢慢對我提。你願隨我的話(兒白：媽不要放心定記不忘要忘記。(白)的話)(兒白：媽不放放心慢慢說吧)

洋洋地。你爹爹，與阿哥，死得真慘悽。(兒白)都只爲東洋鬼來把我國欺。唉呀，我的兒，你

唉呀，我的娘，請娘親與你兒團圓說詳細。

我土地。佔北平，侵天津，更把百姓欺。佔了

唉呀我的兒，袁毒辣殺樣都佔齊。

無理。既如此，就應該，逃難往他鄉。也惹

唉呀！我的娘，爲甚麼，爹與哥不快逃他鄉。

欠思量。東洋鬼，連如頭，到處是一樣。逃到

唉呀，我的兒！這年頭那有一處太平莊。

到底怎樣死的呢？

活殺兒。又把我，衣與物，樣樣全搶下。並沒

害我的兒！這世界講強橫真不講道理。(兒

聯合起。我國兵，和民衆，快把矮男欺。槍對

唉呀，我的娘，怎能任東洋鬼到處把人欺。

呵！

不生氣。打一陣，敗一陣，我軍真實力。又誰

唉呀我的兒。命停戰議協定北津就此亡。(兒

母白：都因爲我自私自利)

害我，又來布成局。只圖得

馬
世界

男
人
方
深
夜
與
途
中

的决心！

女軍人

王示羊作

日進化，
女皆平等，
能自衛，
能到大同。
開汽車，
一隊到嘉興，
多橋樑，
守多女兵。
日威武，
向很率領，
持大刀，
態度甚雍容。
亦有女哨兵，
歲不過十餘齡，
將要遷往莊，
槍擊之不容情，
一個傷兩個，
比男女有虧成。
全國皆如此，
抗敵人定成功，
南方和北方，
論男兒和女生，
個個應覺悟，
想生存上戰爭，
姊妹手拉手，
願為國拚犧牲！

九月七日

暫時還可以敷衍過去，不過日久便沒耐性。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在是有點渺茫。

生活沒有問題嗎

合 母 兒

做完了，娘的話，緊記在心頭。殺一個，若不然，國亡了怎麼能立家。倘若不是殺兩個就有了膳頭。唉呀，我的兒，後立家，大家立志向。赴國難洗國恥亡往前進，唉呀，我的兒，赴國難洗國恥，刑罰不要放鬆。

如無等級人人不中用，唉呀，同胞們，赴國難洗國恥。民族之光榮。

母親在死地裏又有了兒子。唉呀，我的兒，家破人亡已亡了是太遲了。我們，人都被綁，仇敵活殺兒。母親們，無衣食，又是燒兒來。看起來東洋鬼是我們大冤家。唉呀我的兒！弟兄聯合起誓把仇敵來雪。捨自己，為國家，不懼好男子。我的兒，若不然，娘定打死你。實不忍見我兒活被鬼欺壓。唉呀，我的兒，雪國恥報父仇才是志氣。

（兒白）媽，我一定要報仇呀！